

吉 合 口 述

我的革命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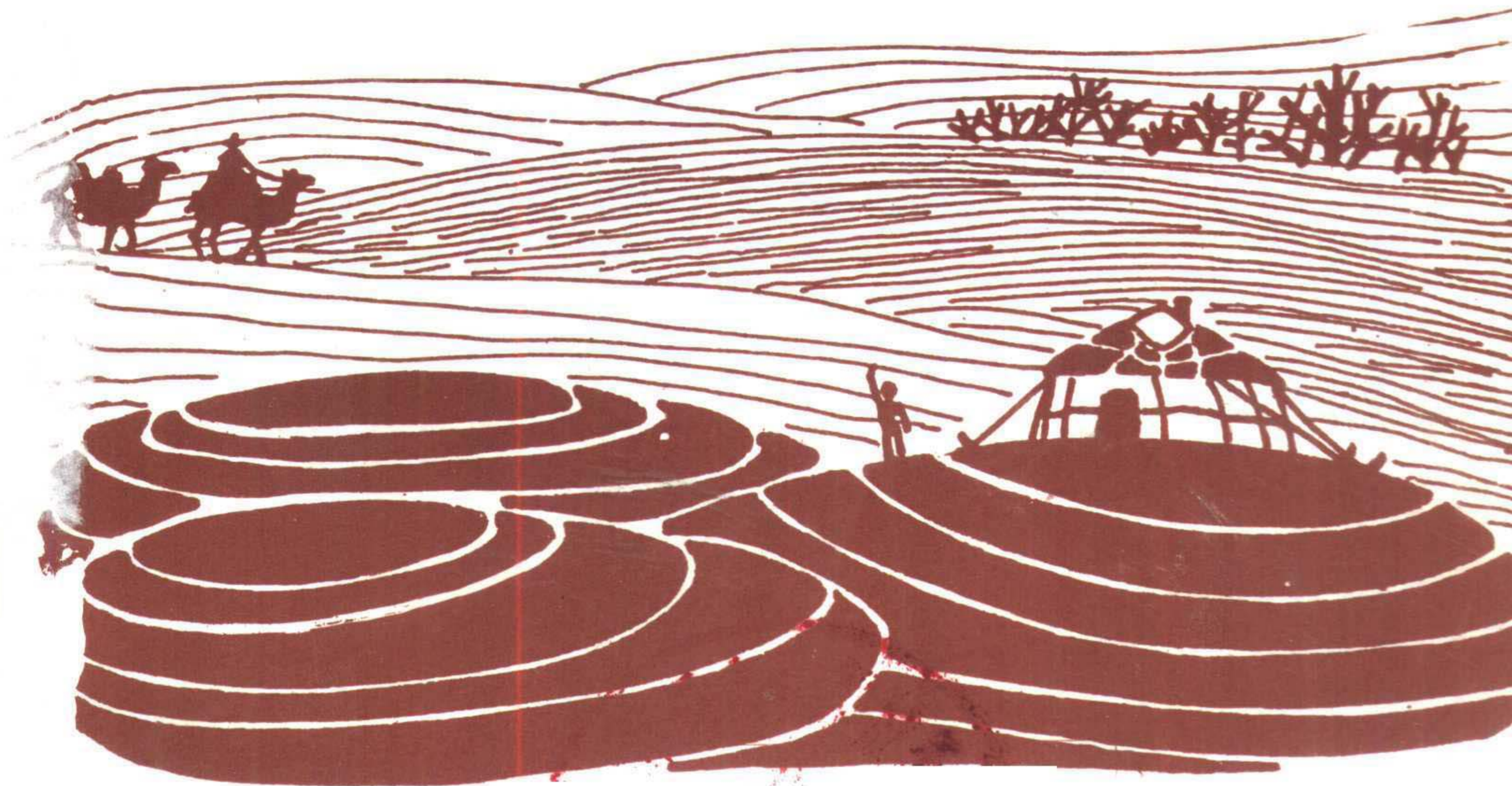
徐建源 韩 光 整理

辽宁大学出版社

我的革命生涯

吉 合 口 述

徐建源 韩 光 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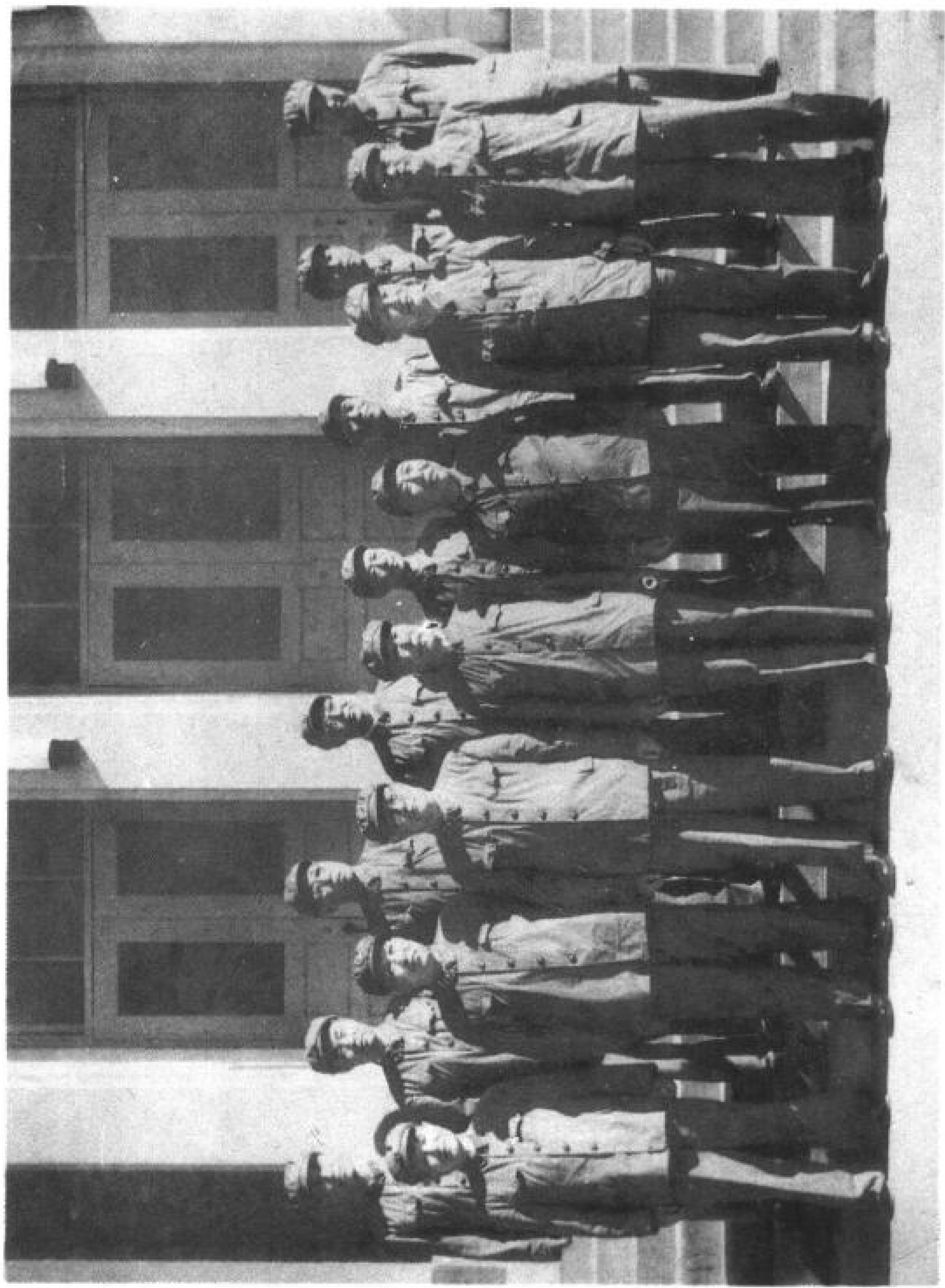


辽宁大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沈阳



吉 合 少将



前排（从左到右）
 阎揆要 钟期光 叶剑英 吉合 宋时轮 高体乾 韩双亭
 后排（从左到右）
 高锐 狄克东 余光文 刘静海 赖光勋 孙克骥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雾，
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独
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吉合同志存念

葉劍英

一九六四年
九月廿八日

光明磊落
奮鬥終生

為吉合同志題念

伍修權

辛未年夏

目 录

五四运动的洗礼

童年与家世	2
五四运动在郾城	6
寻求救国之路	10

在冯玉祥的部队里

我见到了冯玉祥旅长	14
从伙夫马夫到军号兵	18
冯玉祥爱国烧鸦片	22
真正兵的生活开始了	26
冯玉祥的“三大精神”教育	30
训练上严格、生活上体贴	36
冯玉祥部队的壮大与发展	41
军中蒙难受苦刑	47
冯玉祥的“首都革命”前后	52
对几位优秀人物的怀念	55
在军官教导团的日子	60
被选拔去苏联留学	63

在苏联留学期间

初到莫斯科	68
在加米涅夫军官学校	71
我与“红党”交上了朋友	76

人生的抉择·····	81
刘伯承谈共产主义·····	87
聆听斯大林讲话·····	92
在莫斯科步校的中国连里·····	95
周恩来等同志对我的教诲·····	98

随同王若飞同志回国前后

回国前的准备和回国后的安排·····	104
千里荒漠引路人·····	110
他就是王若飞同志·····	116
在寻找红军的路上·····	123
利用“哥老会”为我行方便·····	128
在谢子长和刘志丹的部队里·····	132
刘志丹为革命顾全大局·····	136
宁夏府接头扑空·····	140
惊闻若飞同志被捕·····	144
在美岱召一带坚持斗争·····	148
重整旗鼓以利再战·····	152
发动农民与地主争水·····	157

在和刘仁一起战斗的岁月里

到张家口寻找党组织·····	162
和刘仁同志初次相见·····	167
学习刘仁的工运经验和革命警惕性·····	172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	178
艰难的旅程·····	184
三个月的监禁生活·····	188
飞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	192

在新疆同陈潭秋一起经历严峻考验

从莫斯科到迪化·····	198
--------------	-----

在“新兵营”任教	202
给陈潭秋同志当助手	205
山雨欲来风满楼	209
监狱里的斗争	213
在张治中家里做客	221
胜利返回延安	226
尾 声	230

“五·四”运动的洗礼

- 童年与家世
- “五·四”运动的洗礼
- 寻求救国之路

童年与家世

我原本姓田，名叫田德修，参加革命后改名吉合。一九〇五年（农历）二月我出生在河南省郾城县。

郾城是个古老的县城，早在隋朝就设置了郾城的建制。南宋著名民族英雄岳飞，曾在这里大败金兀术。到了近代，郾城又处在京汉铁路线上，騾河车站座落其间，火车日夜穿行而过。北上郑州，南下可直抵武汉三镇，一条蜿蜒的沙河流经县内，与淮河相通。

我家住在距离县城十多里的田嘴儿（现已改为田庄）。这里地势低洼，是个三年不收成，收成一次三年吃不完的地方，因此，人们的经济生活还是比较平稳的。

我们家是当地的大户，世代书香，五行行医，在地方上享有一定声誉。全村三百多户人家中，除一家姓辛的外，都姓田。田家最早来此地落户时，只有田姓三人，大哥是长门住东边；二哥是二门住西边；三弟是三门住后边。我们家属于二门的支系，这三户人家繁衍到三百多户。村里有个传说：大约经过一、二百年的时光，有一年，姓田的人家从外地特意请来一户姓辛的人

家，把他们安置在田庄中间，取‘田’和‘辛’两个字的音，便是‘甜’在‘心’中的意思，以寄托人们对甜蜜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在我童年时期，我家已是一个有二十一口人的大家庭了。一套四进院落的住宅：第一层院落很大，进门有一座影壁，壁面上绘有山水画，院中放有柴草等物；第二层院落是厨房、磨房、仓库、粮囤等；第三层院落，是个四合院，靠北正房是堂屋和客厅；对面是南屋，还有东西两座厢房。院中有一条甬道，两旁栽种着桂花树、桐树、石榴树等，其中有的年代久远，饱经沧桑，几个人合抱不拢，长得粗壮繁茂。第四层院落是宅院，后面是一座花园。我们全家老少都住在第三层院子里。

我的祖父是一个慈祥而又古朴的老中医，住在正堂屋里，父亲兄弟共三人分别住在东西南三面的屋子里，可谓房润心敞，生活舒适。

我的童年生活是温暖的，然而提起小时候读书，却是苦闷已极。大概五、六岁时，父亲把我送进私塾读书，念的是《三字经》和《百家姓》，天天背诵“人之初，性本善”、“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之类。后来又读《杂字本》，什么“油盐酱醋，蒸酒烧黄”等等。年纪比我稍大的同学，则念“乾坤初开张，天地人三皇”等内容的书。

到了八岁时，正式进入了离我家有三里多路的国民小学。这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革新的浪潮席卷全国，这种风气也吹进了我们就读的国民小学。我入校不久，随着社会上的风气，把头上的辫子剃掉了，以表示出一种进步的举动。风气似乎在变，然而所学的功课多半还是一些陈旧的东西。记得国文第一册最后一课就有“我是大清人，当爱大清国”之类的句子。很显然，这种陈腐的内容同已经推翻清帝统治并建立了中华民国的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此外，我还读了《论

语》、《孟子》、《中庸·大学》之类的书。较为新鲜一点的就是修身、算术、珠算、图画，英语和写毛笔字等课程了。那时，把写毛笔字也当做一门课程，对于执笔书写毛笔字，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虽然课程安排很多，学习写毛笔字我不觉得费劲儿。我的学习成绩不错，每学期末总是被列为前一、二名。但是有一件事使我心神不宁，闷闷不乐。那就是，我所在的小学校长张铭西，利用与我父亲磕头结为把兄弟的关系，把他的女儿许配给我为妻。这位校长很赏识我，经过同父亲磋商，不征求我的意见，强迫为我订了婚约。他的女儿和我同在一个学校读书，都还是八、九岁的孩子，不久我们订婚的事在学校风传开了，顽皮的同学常拿我开心，编成顺口流耻笑我，说什么：“新郎新娘，一个学堂，白天同桌，晚上同床……”还有的挖苦我：“哈哈！大男子汉没出息，跟自己老婆在一个学校里念书……”类似这些使人无地自容的议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无形中套上了一条绳索，感到羞惭，抬不起头来，为了挣脱这条强迫婚姻的绳索，总想找个机会逃离家庭，彻底断掉这门亲事。

一九一六年，我十一岁时，便考入了郾城县立高等小学校。该校校址座落在城区里面，从此，我离开农村的家进城念书了，在学校吃住，食宿自理，开始了独立生活。那时，我虽然仍穿着长袍大褂，但学习的内容都是新鲜的国文、历史、地理、修身、算学等课程，从而使我的眼界大为开阔。听了老师讲课。我还不相信地球是圆球。郾城县有多大，郾城县以外有多大？一切都是茫然不知。老师讲课时说，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山河壮丽，祖国的版图，就像一片秋海棠叶。老师还告诉我们，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时刻都在被列强蚕食着，他们一口一口地吞噬着我国边疆土地，屠杀我骨肉同胞。听到这些，我感到痛苦和耻辱，有

时和同学们一起慷慨悲歌，哀叹祖国的命运不佳。我就是带着这种忧国忧民的心情在高等小学读书学习的。

“五·四”运动在郾城

郾城县地处交通要道，四方通达，信息灵敏，由于文化日益发展，适于潮流变革。仅就这所高等小学为例，当时被社会称赞是办得最好的一所学校，校长刘云翰是前清翰林出身，其他教师也多半是贡生或监生之类人物，然而，他们的思想并不保守，教书也较为认真。“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学校里的生活是平静的，学生都在安静地读书。而当“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沉静的学习生活被打破了，微澜泛起，人心浮动，随着县城的形势发展变化，学生们群情激奋，宛如江潮狂奔而来，势不可挡。

当时，从北京掀起的反帝爱国浪潮，迅猛地冲击到中原大地，也波及到小小的郾城，引起很大反响。外地进步学生来到郾城县内，进行宣传鼓动，聚众讲演。他们来自北京、开封、洛阳等地，革命先觉带来许多新的消息，传说北京学生如何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与军警搏斗，惨遭弹压和捕杀。当时传说在开封府有个女学生，当众演说，慷慨陈辞，悲愤万状，竟将自己的手指咬破，以鲜血书写了“坚持到底”四个大字，表现了高昂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忱。人们称颂她是个了

不起的巾帼英雄。

我还亲眼看到，在鄆城县的大街上，有个戴眼镜穿长衫的学生，操着湖北口音正在讲演，他声音激昂地说：“英美各列强支持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把我国山东、青岛的权利，强行掠夺。中国人民正面临着当亡国奴的危险。”他悲愤地呼喊：“亡国奴不如丧家之犬！”接着，他追述着印度亡国之苦、高丽亡国之恨，以及北洋政府丧权辱国倒行逆施的种种表现，通过各国不同丧权辱国的经历，控诉着外国列强巧取豪夺疯狂劫掠的罪行。他壮怀激烈，陈词悲愤，当时，讲者声泪俱下，听者掩面而泣，情景十分动人心魄。

在外来同学的带动下，鄆城县立中学，蚕桑学校和县立高小纷纷成立了学生联合会，组织同学到县城的大街上，到漯河东站和漯河镇上，高呼口号，游行示威，聚众宣传，登台讲演。当时，我被推举为县立高小学生联合会小队长，带领同学们上街，象外来同学那样一面游行讲演，一面振臂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收回山东和青岛！”“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等口号。我们不仅宣传抵制日货（当时也称为抵制仇货），还挨门走串商店进行检查，查出洋货，当场焚毁，甚至见到有穿洋布衣服的，也要令他脱下来当场烧掉，那种热烈的革命气氛是非常浓厚的。

有一次，我带领一小队同学，到城县西街检查日货，恰巧来到了我家一个亲戚在路南开的一个杂货商店里，店主竟然拒绝抵制日货，我不顾亲友情面，一气之下，和同学们一起把这家商店陈设日货给砸了。还有一次，我们许多学生举着旗帜上街游行，当走到县衙门口时，正巧遇到县知事汪杉从里面出来，还未容他开口讲话，大家一拥而上，把汪杉按倒在地，手无寸铁，只有拳脚相加，这时，走来一个卖胡萝卜的人，站在旁边看热闹。有的同学抓起胡萝卜做为投器，朝县知事头上打

去。大家所以对这位县知事动武，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是把他当做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了，打他一顿，出口闷气。其实，县知事汪杉并不反对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事后他对学生运动也没进行干涉或镇压，看来是有点冤枉他了。

当时的这些运动，都是由学生联合会组织进行的。校长和大部分老师都很支持我们，但由于他们瞻前顾后，却很少有人直接参加。我们的活动曾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学生联合会宣布全校学生罢课离校，大约有一个礼拜没有上课。教员也不来；校长也不管；县当局也不问。许多事就由学生会决定了。

在“五·四”革命浪潮推动下，郾城县还掀起了批判孔孟之道的活动。在同学中流传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人们把孔孟之道归结为八条绳索。所谓八条绳索，即孔老夫子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几千年来，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从前，人们是很尊重孔子的。我在读私塾时，老师要求我们，每天到校先给孔夫子的牌位磕头跪拜。念的书中“子曰”之类不离口。然而一经“五·四”风雷的荡涤，人们的这种迷信完全被打破了，不仅敢于直呼孔丘为孔老二，而且还传说着他的一些丑闻。人们再也不把他当圣人看待了。

“五·四”运动在郾城县的规模和声势，比其他大城市当然要小多得了。但他给人们生活上的影响，思想政治上的启迪，是深远而巨大的。从前，很多学生念书，不外乎是为了不当睁眼瞎，不受欺辱，混碗饭吃，或是幻想将来当官，以便光宗耀祖。当然，也有不少青年志在救国，想要干一番伟大的事业。但是，干什么？怎么干？一片茫然，无所适从，方向不明。经过“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深受长期蒙蔽的同学开始觉醒了，使得很多同学认识到，爱护和保卫祖国，应该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特别是每个热血青年应有的志向和应尽的义务。“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摆在了每个爱国青年的面前。当